

英雄油耳山 铮铮家国情

临汾日报记者 王小康 孙宗林 黄芳贞

沿着山西洪洞县048乡道一路向前，车辆在逶迤山路上缓缓穿行。左转后攀上坡顶，油耳山村映入眼帘。穿村而过，车子拐入半山腰，循着台阶拾级而上，油耳山惨案英烈纪念碑赫然矗立，庄严肃穆。

82年前，24名铁骨铮铮的热血男儿，为保护抗日物资慷慨就义的英雄壮举就发生在这里。2005年8月，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，重温这段惊天地、泣鬼神的史实，缅怀英烈功绩，洪洞县政府特立此碑，意在永志纪念，将悲痛与仇恨化为团结奋斗、振兴中华的力量。

随行的洪洞县广胜寺镇文史工作者高强明介绍，“村里有个叫李小丑的老人，两年前去逝了。他是1943年油耳山惨案的亲历者，当时只有9岁。这些年，李小丑常出现在纪念碑前，给年轻人讲述这段令人发指而又气壮山河的历史。”

油耳山村位于洪洞县广胜寺景区东南4公里，地势险峻、道路崎岖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这里是八路军供给部的驻地，群众基础深厚，军民关系密切。区分队、县公安局和游击大队经常在此活动。

1943年10月12日至14日，中共洪洞县委、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油耳山村召开洪洞河东抗日村长及财粮主任会议，部署安排秋征支前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、粉碎日军“扫荡”等工作。会议临近结束时获悉敌人即将“扫荡”的消息，与会人员及八路军供给部同志迅速撤离，向后山转移。因村里当时仍存放着大量粮食、布匹、药物等抗日物资。洪洞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段龙章在撤离时，再三叮嘱大家要提高警惕，严防日军偷袭抢粮。

部队撤离当晚，自卫队员轮班巡查放哨，严密监视敌军动向。10月15日拂晓，值末班哨的李海玉二人准备换哨时，突然发现有一股日军正偷袭村庄，立即回村报告。村民李洪文和游击队员张俊英闻讯，即刻叫醒给八路军供给部送粮的李堡村人，让他火速转移。待村里的群众得知消息时，日军驻洪洞“太田”所部带着上百名日伪军已封锁了所有路口，并端着明晃晃的刺刀，挨家挨户疯狂搜查。据原赵城县道觉村高福锁老先生生前回忆，14日晚他在道觉村遇上日军，怕他走漏风声，日军遂将他一同押往油耳山村。

逃到半路的财粮员李学武，被撞见的一个日军搂住了后腰。身材壮硕的他猛一转身将对方放倒，趁其起身未稳又冲上去掀起日军衣襟蒙住其脑袋，夺过长枪，接连越过两个3米多高的土崖，躲进藏有抗日物资的山洞，端枪守护在此。

此时，日军正逼赶着乡亲们朝村西的塔儿山坟地走去，李学武在山洞里看得一清二楚。到了塔儿山后，日军在山头四周架好机枪，将村民围在中间，用皮鞭、枪托劈头盖脸地抽打群众，逼问隐藏八路军供给部粮食和伤病员的地方。男人们站在最前面，全力护住身后的妻儿老小，9岁的李小丑就在其中。日军队长通过翻译嘶吼：“物资在哪儿？八路在哪儿？说出来大大有赏，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！”面对反复抽打与威胁，村民们怒目而视，视死如归，始终斩钉截铁不为所动。

当时在安泽县抗日公安局工作的村民李殿臣，面对威逼利诱挺身而出，振臂高呼：“打死不做亡国奴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日军队长举刀一挥，从他身后狠狠劈去，李殿臣当场牺牲。日军又从人群中拽出15岁的李吾儿，恶狠狠地逼问：“你说！”李吾儿目光如炬地瞪着他，一声不吭。日军队长将他推倒在地，拔出军刀就要刺下。“放了我的孩子，你们冲我来！”李吾儿的母亲泪流满面大声呼喊。日军队长狞笑：“老实交代，我就放了他。”母亲决绝地摇头。日军便挥起军刀从李吾儿的后背刺穿胸膛。

接着，日军又把在场的同胞逐一拉出，威逼拷打，村民们个个从容不迫、宁死不屈。残暴的日寇当场杀害了李洪彪、李洪杰、李洪英、李全龙、张三回、许小娃和王方亮等7人。眼看同胞相继倒在日军刺刀之下，李学武端起长枪冲出山洞，朝日军山头连开数枪。日军误以为是游击队埋伏，便将剩下的15名青壮年男子掳至曹生村，次日黎明前，这15位同胞全部被残忍地杀害在村东头的野地里。

油耳山惨案中共有24名同胞遇难，八路军藏在村里的物资却完好无损。乡亲们以鲜血和生命守护了抗日物资与工作人员，用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。“油耳山的英雄从未远去，他们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”高强明的话掷地有声。的确，这些死难同胞是当之无愧的英雄群像。他们以血肉之躯捍卫民族大义，用铮铮铁骨对抗暴行。那凝视敌人的目光，胜过千言万语；那流淌的鲜血，是英雄的勋章；那倒下的身躯，依然是挺立的丰碑。他们是油耳山的骄傲，更是临汾的骄傲，他们的故事，将永远被我们铭记与传颂。



油耳山惨案遗址纪念亭

发生地——塔儿山坟地
远处的山坳即为油耳山惨案



如今的村庄

『六六惨案』的血泪印记

临汾日报记者 赵俊 王凯 王帅

盛夏午后，细雨淅沥，72岁的辛洪宝撑着伞伫立在田间地头，目光望向远方说：“我母亲就埋在那里，要是她还活着，今年应该100岁了！”

辛洪宝的母亲王金兰，是日本侵略者1938年在山西省临汾县（今尧都区）制造惨绝人寰的“六六惨案”的幸存者。“日本鬼子太坏了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。”提起此事，辛洪宝难掩心中的愤怒。

“当时母亲生活在马站村，日军攻占临汾城后，对河西周边多个村庄实行烧、杀、抢‘三光’政策。13岁的母亲背着弟弟、牵着妹妹，逃了出来。母亲说，要是那时候不跑，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。”这段母亲反复讲述的往事，让他对侵略者的愤恨早已刻在骨子里。

时间回溯至1938年7月3日（农历六月初六）拂晓，日军如猛兽般扑向洞头村（今属尧都区）。据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录》记载，日军进村后，把打麦场上的麦秸、玉米秆等堆进庙宇、学校和民房里，泼上汽油点燃，瞬间浓烟滚滚，烈火冲天。日军还将一名叫岳网子的村民扔进火海活活烧死。

村西头井台边横卧着七八具尸体：年逾花甲的福祝娘、刘家、杨宗智赤身裸体，血肉模糊；西门外水渠边，贾凤华的母亲怀抱苇席席面而亡；村边柳树上，刘根儿被开膛破肚……这场屠杀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2时左右，鲜血染红了洞头村的土地。

据统计，此次惨案波及洞头、东麻册、沙乔、马站、韩家庄、泊庄、泊段、乔家院、左义南9个村庄，170余名无辜平民遇害，1800余间房屋被烧毁。这起事件只是日军在临汾制造的众多暴行中的一起，给当地百姓带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。

如今已过去80多年，当年的亲历者已渐次离世，但历史从未被忘记。在金殿镇伍默村，90岁的陈复兴仍能拼凑出这段痛彻心扉的记忆片段。

“当时我才几岁，依稀记得一家人趁着天黑往姑射山逃，父亲挑着竹担，母亲把我搂在怀里，怕我哭闹被日本人发现，一路捂着嘴。到了仙洞沟，那里挤满了逃难的人，口粮吃完了也没有人敢下山……”据他回忆，当时伍默村村民得知相邻的洞头村有很多百姓被日军残害，担心日军杀进他们村，只能仓促逃亡。

陈复兴的控诉信里写道：“日军占领临汾时，我还很小，但听母亲讲，当



陈复兴老人的控诉书

时日军把阎锡山的军队赶到了西山乡宁县、吉县一带，所以后来老百姓一听到日军枪声，就往西山躲藏寻找庇护……”

惨案发生后，日军继续在临汾境内为非作歹。1942年的一天，陈复兴的舅舅因拒绝为日军带路去掠夺另一个村庄，被日军捅了十几刀，惨死在路上。“日本鬼子应该下地狱！”时隔80多年，老人提及此事，仍气得咬牙切齿。

日军在临汾期间，还将魔爪伸向孩童。“当时邻村有很多小孩被日军抓去做实验，几乎都是有无辜。”陈复兴回忆，“那时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，父亲就叫我躲到很远的野地里，一待就是一整天……”

尧都区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道峰翻开史料，一组数字触目惊心：1938年2月至1945年9月，日军在临汾制造洞头“六六”惨案、下靳惨案、兰村惨案和教师惨案等多起暴行，进行大小“扫荡”3125次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855名平民和自卫队员被屠杀，3488人被殴打致残，550人遭抓捕，633名壮丁被掳走，其中128人遇害、



陈复兴老人接受记者采访

185人致残……杨道峰说，“日军在临汾的罪行，桩桩件件，罄竹难书。”

夏风拂过，当年的村庄如今已变了模样：一排排民房整齐排列，门前花开正艳；巷陌间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，摇着蒲扇唠家常；村民活动中心院内，一派安宁祥和……

硝烟散去，山河重振。这段历史，我们不能忘、不敢忘，也一定不会忘！

如今，400万临汾儿女已将悲恸转化成前行的动力，时刻铭记肩上的责任与使命，以史为鉴，在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中，向未来迈进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，书写时代的华章与民族希望！

图片由临汾日报提供